





漢書

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

之不專精也

嘗給事穎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

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

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

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草帶

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

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

百姓任罷師古曰數辱也任謂役事也罷赭衣半道羣盜

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

也一夫大誅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誅字與呼同

讀曰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

宮者皆謂於別處鍾鼓帷帳不移而且又為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

咸陽近且號阿房阿房之名以其去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

所迫觸建立旌旗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綠海之

作竇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

義同堅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樹以青松為

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

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曠日十年曠空也

廢也言為重役空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合采金石治

銅錮其內塗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玃曰翡翠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六中

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

音口秦以能羸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

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地之磽者

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

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樂

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知師古曰竭草也

役者也大雅板之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

獨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

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

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

音之林反音之聾誦詩諫師古曰聾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諫也師古曰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

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

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

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

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餉古鯁

以老人好饁雙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強求

脩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

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

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

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

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

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

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

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

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

容蓋帝王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勞罷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讎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

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

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厚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

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

一至萬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

鑄鍾虡言其奢秦也虡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

鍾音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飾以竹篾為之自以為萬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

武繫世廣德師古曰累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

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渣

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

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

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然身

死纒數月耳師古曰纒音戔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

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苟

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詩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

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

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

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

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三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入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

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

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

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精而為潔

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

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

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賜天下

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

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音於既反。

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師古曰：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

相助也。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雖老羸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

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今

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

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鮮，

曰：此大雅蕝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哀射

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歲二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

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古者大臣不

媒師古曰媒押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

曰見顯示也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方正脩絜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

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方謂廉隅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

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心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

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

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

足以戒師古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章下詰責師古曰以

章令有詰問望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師古曰長謂蓄養也言此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

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

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

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

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宮皇帝初治

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懸衡天下服度曰關西為衡應劭

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

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

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

從橫之事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者法制之行也

服釋是也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

咸陽遂危師古曰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言胡來入

飛鳥下不見伏兔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兔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關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轉粟流輸千里

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

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六齊望於惠后

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管陵侯

澤為琅邪王文帝為呂后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

日之思而追恐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

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

怨城陽顧於盧博討諸呂有功本營盡以趙地王章與弟興居

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三淮

始

治

衡

應

劭

曰

關

西

為

衡

應

劭

曰

衡

猶

稱

之

衡

也

言

其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秦

自

以

為

據

則

是

說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
 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
 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
 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
 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
 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錫亂其語若吳為憂
 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其意焉師古曰說此是
 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
 名師古曰底師古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政易精思
 則無國不可奸奸音干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
 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

風側聽高美悅大王故願大王之無怒察聽其志臣謂

驚鳥驚音百不如一鴟孟康曰鴟天師古曰驚擊之鳥鷹鷂

之屬也鷂音白大鳥而驚者曰夫全趙之時服度曰全趙武

力非也繫音累字鷂音愕夫全趙之時服度曰全趙武

力非也繫音累字鷂音愕夫全趙之時服度曰全趙武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

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也故願大

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

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自立天子之

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也師古曰深割嬰兒

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者文帝

或說師古曰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楊

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仲偃作也濟

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徒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

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

也師古曰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等之言周鼎終不可得

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

留言無所稽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楚霸王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

項羽也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

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

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

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

游陽為人有智略，慨不苟容。師古曰：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謂問也。介，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象。師古曰：象，

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荊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曾於秦，始皇遇之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

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衛先生為

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

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

食昴，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

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

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應劭曰：亡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右

刑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李斯，諫二世以正刑，是以望。十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

輿，狂也。世師古曰：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

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也。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應劭曰：吳王取馬華為鳴夷

之盛，酒鳴夷，即今。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之盛，酒鳴夷，即今。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非也徐行負石入海
也兩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河
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非也
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師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 甯戚飯牛車下相
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相公夜出迎客甯戚擊其牛角
布單衣適至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駢脛也薄止
也音莫幹反 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曼音莫幹反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
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
齊之女子樂城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舟也夫以孔墨
令去孔子樂城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秦
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秦
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
宣師古曰齊之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浮辭
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故意合則胡
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未象管蔡
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是

明史記卷之

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會應劭曰燕王

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說讀之而殺

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師

脩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

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手人

仲遜文公執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西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師古曰吾聞處官以者士始之祿厚者參然之位

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

叔教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

禮愈恭是以不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

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

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仲

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今人主誠能去

夫妻相與睦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

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

斷也則榮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

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

乎然則軻甚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犬王道哉應劭曰

燕刺秦如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

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

認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
陽所云者族無窮字也尋諸史籍拘斬無甚族之事不知
人也堪讀曰灼臣間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間投入於道

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
離奇蘇林曰抵音蒂張晏曰抵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
璧祇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矣見大蛇傷者瘳而

忘師古曰先游謂進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負羸
師古曰一曰羸謂無感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

伊尹管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
管仲伊尹管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
矣師古曰獲重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

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

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且言聖王制取天下亦猶陶
人轉鈞非陶而不牽也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

家轉象天也師古曰而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

為伎人師古曰奪其計也師古曰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

也師古曰流俗書本蒙也師古曰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

便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

陽與語大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因載歸師古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舊故若鳥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鳥之暴集

全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唯唐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侍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阜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阜歷也揚

反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

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師古曰底厲言其

於石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

樂不入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

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

邦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

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

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

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

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

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

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及梁事敗勝詭

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

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

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

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

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

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

所言畢乃解衣趨踐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

迎太后遂為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

說茅焦亦屢脫死如毛龍耳師古曰屢少也言纒免故事

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

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

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

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

可蓋師古曰蓋覆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

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

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

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臣非為長君無

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人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第

願有謁也師古曰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第

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

道理者今爰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

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佛鬱蓋積也佛音佛

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

君危於繫刃

師古曰繫刃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

曰將為之奈何

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

陽曰長君誠能精

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

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

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

殺舜為事

師古曰言日殺也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異

服虔音

昇予之昇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

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

子般

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獄有所歸僕人師鄭意樂也父讀曰般字與班同

於節信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

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

誅扈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緣追免賊

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

亂之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姜

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誦以為過也

師古曰哀姜在公夫人也

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干夷夷齊地也是以說

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

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

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

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

音俱 碧反 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

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

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齊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

交五而裂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

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

靈可以禦難恐不自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

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鄭曼

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鄉使濟北見

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

張晏曰歷過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

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歐白徒之眾師古

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象反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

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

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

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紮足撫衿師古曰紮也音翁使有自悔

行美傳三十一

不前之心

張晏曰博不與吳西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

疑之臣竊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

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袂也袂衣袖也

攘袂猶今人云捋臂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

窮

師古曰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

惟師古曰孝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日

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

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小邑也音才喻

及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

心者有玉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

禍也師古曰脫者危於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如難於上天變所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敵無窮之樂



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敵盡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

而欲乘象郊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

以為大王惑也入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

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棲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

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

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

操弓持矢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始也約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猶藏也何

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丙方人

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硬索又統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統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統斷幹井上四交之

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繩比音鯁鑿契皆刻

也音口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

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

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

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

反音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

而盡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

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

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錯為各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

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

謂榆關也南距羌狁之塞師古曰狁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惣五國却秦有地

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

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古曰脩

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狁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

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

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李音

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

無事矣師古曰蚋音音音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

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

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曰隱匿謂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

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及者十七也

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

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

吳之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曰如淳漢京師即須山東曹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

讀曰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

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

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

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

吳之饑道

師古曰饑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師古曰飭與積勅同飭整也積

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及都亦不得已

師古曰

終已語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後欒布問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

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

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邯鄲漢將鄺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張韓將北

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

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

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頰當

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兵不得下

辟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

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又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

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

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

輪徵乘師古曰蒲輪道死師古曰在詔問乘子無能為文

者後迺得其孽子孽庶也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

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

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得召為郎三

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見讒惡過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家室没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

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

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

倡李奇曰詠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為賦頌好嫚戲師

前漢書二十一

女兵

三十一

日嫚襲汪以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狎也音濱比東方朔郭

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音濱比東方朔郭

九廼得皇子群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謀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

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

以戒終師古曰慎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官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師古曰鏤楚楚之也鞠以韋為

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逢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

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

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嫗東方朔如淳曰嫗音欺詆猶刑辟

禮反音丁又自詆嫗其文骹骹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

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

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

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

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

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

山邑丞

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

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

山石邑丞後人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

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

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

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師古曰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繇是

觀之師古曰繇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壤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

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

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

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

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接而立之師古曰接然天

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

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披肝

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祿煩文除民疾

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故盛服先

生不用於世中良切言皆鬱於胃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

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動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

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斃者不可復屬師古曰斃古絕也音之

欲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各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師古曰經常也言

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

相毆以刻為明師古曰毆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

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

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

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師古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

死有餘辜師古曰咎辭作士善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

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

權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

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

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也音入全反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

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

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復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

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

給廩養桑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以盡臣節事下度遠

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

遣歸父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

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

百一年也至平帝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法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

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

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賈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也賈

山自下劇上

孟康曰劇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劇鄒陽枚乘音摩厲也師古曰劇音上來反

各盡子

二十一

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
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救路傳第二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玉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縣名也

地理志屬信都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

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

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

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進

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

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二年吳楚

反上察宗室諸實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

之難故欲用內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

是上曰天子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妾盍樂布諸各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

金陳郎廡下師古曰廡堂下周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

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

相陳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

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實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人

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

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祇加懟自明揚主之

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怒也祇有知兩宮爽將軍師古曰

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

朝請如故挑侯免相服虔曰賈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

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猶借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

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

喜音許吏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

相

天子當作天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

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

言同子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為中大夫

辭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

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王皇后

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

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上所填撫多

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會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矣矣素天

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

有讓賢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於是廼以嬰為

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

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與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師古曰兼容謂不能今以毀

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侯就國除關關服度曰除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

平舉謫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

不說也師古曰滋益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實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臧而免

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任青翟為

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素

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也師古曰蚡及諸侯蚡為八

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

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蚡

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非

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

者除師古曰考二女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召客飲坐其

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師古曰武庫蚡乃退也

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師古曰武庫蚡乃退也

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以為漢相尊不

可以兄故私撓也師古曰撓曲也音女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

前漢書三十一

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連及前堂羅鍾鼓立

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替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也是也許慎云旃

旃曲柄也所以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

可勝數師古曰而嬰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敬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

遇夫也

灌夫字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

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

日蒙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

馬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

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於是夫被甲奮

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及出

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

大將之旗也讀與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師古曰

也音走起音仁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道有萬

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瘳

也師古曰瘳及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也師古曰瘳及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也師古曰瘳及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也師古曰瘳及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曰曲折推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河止

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

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

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境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

不得諧師古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揮卮師古曰卮

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

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用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也

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

鈞師古曰鈞等也擗入廣眾薦寵下師古曰擗多也下

於人眾之中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夫不好文學喜任

俠已然諾師古曰俠必也謂一言許更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

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波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橫穎川胡孟及其下

亦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

此言也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

退師古曰及賓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

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實客去之者不

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者下思友格音下各反言嬰

與夫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也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為牽引

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

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西肯幸臨況

魏其侯師古曰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請語

魏其具師古曰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酒埽張具師古

音麗又音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

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

音當志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但也殊無意往夫

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

駕往往又徐行夫益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

猶今之舞說相勸也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

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

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

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師古曰謾猶說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

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願

吁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

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

曰兩家賓客處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太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

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

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如

蚡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

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時蚡不肯師古曰不肯為盡也不行酒次至

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

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

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

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夫曰今日斬頭穴

匈何知程李皆灼曰斬頭見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

也仇又坐者皆起更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

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

留夫師古曰騎謂夫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

曰使其夫愈怒不肯順蚡師古曰戲讀亦曰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

令收縛師古曰傳舍解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

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

不敬擊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遂具前事師古曰遣

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

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

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

事嬰銳為救夫嬰夫入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迂師古曰迂音逆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

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

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下令家立刀以入具告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

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

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

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也師古曰倡樂人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古二光

也師古曰叩讀曰仰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古太后與帝吉凶

也師古曰

也辟音普計反字本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

為將立大功也臣攢曰天下有變謂因國是臣乃不如魏其

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天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

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

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踏踐之也

較音凌轆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

靡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轆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轆

下局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悅頭於車轆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此馬惟皇皇者華之詩曰我

馬維駒非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

人皆藉吾弟藉路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

食噉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也

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象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

太后同母弟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

師古曰韓安國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也哉謂共乘車也

曰秃翁言嬰無官位板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

安國良父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歸古曰歸印也曰臣以肺

附幸得待罪固非其比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猶重也仕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讎音灼曰劾繫都司責之也簿音步反

空師古曰都司空字正屬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行不

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

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已

見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王諸侯

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詔書獨戡嬰家嬰家丞封孟康

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五

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父迺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

欲死師古曰痲風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

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故

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蚡疾一

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

言於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譌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譌服則譌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

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大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

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

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

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師古曰天子天子

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

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厚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夫

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

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

為中猶言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師古曰中關中

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

今天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限難史記作艱難

所見者大故出稱趕入言警師古曰趕止行人也警令戒

今云出稱警入言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師古曰媯小縣服虔曰

也晉灼曰媯音并媯之媯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縣言在外

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今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

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

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

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

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

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賣太后所乃詔王以

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

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

國聞詭勝王所適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者臣死大王無
 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
 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
 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
 師古曰適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
 廢太子栗師古曰適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
 姬憂死也師古曰適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張晏曰以侵垣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天王列在諸族詠邪

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成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

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景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

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

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

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

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

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

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

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

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

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

鴈門馬邑豪翦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媿侵盜無已邊竟駭驚朕甚聞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師古曰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

能以擊匈奴況今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也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

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其城而備守也

然匈奴侵盜不止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

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箠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閉服也投積其

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
憂若營也 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人心而寬大其度量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
 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門將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
 首無不喜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留也故復合和
 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
 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音扶
 死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
 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年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

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
 構車相望師古曰構下棺也從軍死者以構送致其仁
喪載構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構音備此仁
 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
 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
 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讀曰豫非威不能制彊弗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救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救謂
不可救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
養也疾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疾疾風也高牧為業弘弓射獵師古
木曰弧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

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

都雍師古曰繆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

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

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

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燧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擊古遂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

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辭猶以彊弩射且

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若是則北發月氏

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月氏氏以來皆可微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師古曰墮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常坐而

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疾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

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

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師古曰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

絕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

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

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

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
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
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言通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象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
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間音居。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
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繫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
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

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王擊輜重。師古曰輜重車也故行者之資也重音重輜音重

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師古曰音徒各。度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

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敢祇取辱。師古

也音道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廷尉奏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顛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恢行千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虜屈弱也逗又音由恢行千
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
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
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
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
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
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天略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老財利師古曰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官皆
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
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望
車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望車跋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塞其
地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
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
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
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
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廷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辟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
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
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
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
歸師古曰莫得罷歸以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
血死師古曰莫得罷歸以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
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
欲報父而各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
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蚡負責而驕溢師古曰凶德參會侍

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師古曰能救斯敗師古曰
謂惡音烏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難而顛隳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過合有命師古曰言命已
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命已庫師古曰言命已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易反程姬生魯共王餘

師古曰共讀曰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

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

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

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

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

得事實每求其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從民得善書必為

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安加之耳

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

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發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

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也獻王所得

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

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六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

六藝謂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師古曰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及造音千到及山東諸

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惟道

地君臣人民皆和也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

以手指物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

治師古曰端音治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

行今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
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
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
陵師古口房居數年坐與妻相其乘朱輪車怒若又答擊
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
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
庫官兵之所藏故置
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
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師古曰墻音人緣及解
在食貨志及通鑑傳上徵榮榮

行社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
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

以為行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
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

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簿責訊王師古

曰簿皆音簿戶
反訊問也音信主恐自殺葬藍田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
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

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
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

立為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

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
季年未

年不喜辭師古曰喜許吏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

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公同猶言

貪嗇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

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

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邯邯侯閔為王蘇

曰邯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以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

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僻

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

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

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

太子時邯邯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

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適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

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

室之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師古曰淖音卓

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

妹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

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奠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

使男子祭恬上書蘇林曰祭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

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

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

太后之孫也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故與書戒之師古曰籍籍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

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

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并之師古曰

謂退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覆音方曰波讀為

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

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兩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宮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各

或置樹上父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鉉杵舂師古曰

者錫之類也音戈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

殺之師古曰縱殺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

與羸羊及狗交師古曰羸羊壯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

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

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

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

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號曰靈武君作治黃

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

餘具置軍官品貨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

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遣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

建至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繇細葛也臣

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遣建也

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甲翠羽鰐能奇獸數通使往

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斷也後復謂近臣曰

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

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

出精進師古曰亦言欲反也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璽綬節及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稽父輒蒙不忍遂謀反

逆所行無道雖禁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

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

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

宮為廣陵王

師古曰：時音許，于反，胎音怡。

奉易王後，莽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

師古曰：蓋，古字也。

言其性賊害而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

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音下。

亦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六年。張晏曰：三分之二為比，端心。

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府庫壞。

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徙，置他處。令吏

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宮國。師古曰：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

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疆，

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

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而

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道之辯，多

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

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自行

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

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入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度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越人畿襪祥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破

謂傾側也音皮義反父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

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也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音

直佳反其字從木刺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

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

曰以勇贖丹罪上下許父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師古

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

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

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是為項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
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
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
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項王十二年薨子繆王元嗣二
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
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
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
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木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
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

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

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

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

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雜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以

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

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

歎師古曰繁繁字累重也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

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袒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門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

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也

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

於音烏邑音一合今臣心結日父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

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眇音一微也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

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聚蠶成蠹師古曰蠹古蚊字蠹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反是以文王拘於牖

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

庶謂眾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人為延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詘輕折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令車軸折而紛驚逢羅潛

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期羽揚之故也

然出涕者灼口言皆驚亂遇法同可為出涕臣聞白日曬

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明月曜夜蠹蠹宵見

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

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

也師古曰雍闕曰雍闕之言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眾

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

鼠不熏師古曰鼠音癸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

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

設葦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葦葦葉葉葉白皮也晉灼

曰葦葦葉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

也師古曰後蘆也等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後等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等音學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羣居

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邵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

銷散也擯音必刃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

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

其心故云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

橫分也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搗

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搗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過首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

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

也減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

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

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

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

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

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

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

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

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

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

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主，乃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

發寤已之繆，幸唐姬。王單，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

王單，溼貧國。壽歌舞定王，但張衰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

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康

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翰，鮪嗣。服虔曰：鮪音拘。師古曰：鮪

其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宣帝時，坐獵縱

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燔，放也。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

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三十

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

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入嗣。王莽

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

曰：論法曰：殺。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

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

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忠

名解，具在。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明廣川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

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

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
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
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去好
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
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
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囊中刀師古曰東答問狀服欲與昭
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鉞之師古曰以鉞刺
疆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今昭信擊昭平皆死昭

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
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
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
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繪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衣服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盡
取善繪白諸宮人師古曰白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
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身之矣後昭信謂去
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裊脫
袒音袒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
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

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尊聲之

轉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

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

指郎吏卧處真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竊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令諸音工衡反

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椽

其陰中師古曰椽椽也椽音竹角反椽音心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及來畏我師古曰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下

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

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度曰如今小兒都製衣也頸下拖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去取燒之愛

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姬姦去縛繫柱燒刀

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

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迂師古曰迂逆也昭信

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

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主

前漢傳二十三

長沙定五

前漢傳二十三

求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
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聊古曰心重結意不舒內弟鬱
憂哀積積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隤古曰
言蹉也崔音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
千回反隤音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求巷封閉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五
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
大謂年漸內史請以為禱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
長大也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
地俳雜以為樂相彊劾繫倡蘭入殿門如淳曰彊奏狀事
戲首也

下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
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身者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於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
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
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
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
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
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恃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身者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
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

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

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

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

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

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戾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愈音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

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

兵車正謂戰中用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

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

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意自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昆親其義亦同意自

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

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

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

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稜嗣十年薨子繆王

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

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黷犯禁上

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

男蘇林曰音奪師古曰稅亦音他沾及其字從木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

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

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

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

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

及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

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

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

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驢問師古曰逮諸證者師古曰

捕之逮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檀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陪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

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
嫡孽庶也陷于不

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
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頃子

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
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
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論也立三十九

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
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
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

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

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

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

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與屬國公

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李廣材氣

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師古曰負持也確謂競勝敗也確音

角上乃從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張晏曰

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黃曰是必射鵠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鵠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

以為箭羽音用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

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

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

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

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師古

放也縱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從為隴

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

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

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

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

之中而不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也師古曰頓止也舍息

亦同其下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無受一斗畫

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錘無緣師古曰無音譙郡之

譙温器也銷音火玄反銷即錘也今俗或呼銷音譙郡之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

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

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

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皆

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又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

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讀曰卒而其士亦

伏樂師古曰伏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

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前漢書二四

李廣

三

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

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條反暫

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

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

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

字或作載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

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

憺音徒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俛反以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者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而廣軍無功後者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圜陳外

師古曰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天且盡

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臂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黄

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防堅卻敏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

者也師古曰服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更士無人色師古

懼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

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歸漢

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

所勝又能勝虜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功過相當也

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祭為人在下中

古

曰在下

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

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

材能不

及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

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

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

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靡

如淳曰解如後辭通有也或曰以當為緩辭也師古曰王國風芻爰之詩云有兗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

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

師古

亦訥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

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

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

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

師古曰度音徒不發

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

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驃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

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

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

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駃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

不受。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以莫府。

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行之。意象愠怒。師古曰：愠，怒也。

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食其，

也。食音異。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單

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

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也。

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

之莫府上簿。師古曰：簿，文狀也。音安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

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戰，

死，

今

上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使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楸、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音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乃古早字。拜楸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楸，音人。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

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

恨而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此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

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

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

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師古曰：言後慙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

當時經絡之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

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

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

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

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武臺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扼持之也命中者願得自當

一隊師古曰隊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

對無所事騎師古曰騎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入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

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

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

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因騎

置以聞師古曰騎置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師古曰天子疑

俱西也求至春乃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

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令曰聞鼓聲而縱聞

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

戰攻之如淳曰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

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

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連戰士卒

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

不聞鼓音而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從

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葦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夫權反又音

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

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

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

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幟師古曰

音式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

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

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

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十餘人徒斬車輻

而待之師古曰徒但古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

前漢書二十四

李廣

十一

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軍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裳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

也良父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

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

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

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

升糒一半水讀曰薄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

也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

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

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甚怒責問陳步樂

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

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

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葉麴也謂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軛戎馬之地師古曰軛音入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

空拳文類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也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

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

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初上

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

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

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

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廼遣使勞賜

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

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師古曰因杆胡地名也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

死節累及家室師古曰耻其不能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

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

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

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密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

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

前漢書二四

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古曰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者相和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師古曰以謂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

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

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

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項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

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

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

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

不獨居一國范蠡編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

也因罷去立政隨問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文

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
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
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失軍趙信也
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
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核

中殿名為之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

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廼

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狼反盡歸漢使路充

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特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充士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

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

門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浞音趙破

而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

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

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
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
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
子弟發兵與戰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
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殺
負漢國故欲先自殺已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
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贊曰胡即謀單于
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自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
坎置燼火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七曠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
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
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謂也當
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
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

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闞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粟米之窖而空者也音上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音讀曰飲

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反乳音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土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軒音居言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音巨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鬮水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師古曰孟晉二說定也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

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

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從至雍棧陽宮扶

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

劍自刎師古曰刎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

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

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室

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

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

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

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

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

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

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音扶問死王必欲降武請

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

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師古曰

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

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

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

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

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

反脫音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

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鄉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

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

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

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大回反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
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
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
郎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反
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
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

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
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
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
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
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
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
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讀曰預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

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特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者節

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

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

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

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

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

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

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入於麒麟

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表也題也

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

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

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

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

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

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在宣帝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

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也音荀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

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蹊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

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The columns appear to be organized into group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calendar or a list of items.



